



湘西地名文化

石水生 著

香港天马出版社

湘西地名文化

石水生 著

香港天马出版社



责任编辑:石维义 秦加生

湘西地名文化

石水生 著

香港天马出版社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

吉首大学科教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40

字数:180,000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62-450-403-2/D·43372

定价:22.00 元(港币 22.00 元)

序

金述富

湘西是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其中神奇之一，便是那众多五花八门、令人费解的地名称谓。《湘西地名文化》一书，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给人们认识湘西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是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

地名，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符号，也是人类历史的脚印。人们把对当地特殊地物及历史文化的认识浓缩到地名里，年复一年，一代一代，称谓下去，从而传承了一个地方的地理变迁、历史变革、民族民俗以及民族语言等，为后人研究一个地方地理环境变迁和历史文化变革，提供了一块“活化石”。《湘西地名文化》一书，好就好在它不仅对一个地方名称的来源及含义，只作简单的诠释，而且运用了翔实的史料，对地名的文化内涵作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发掘，从而使人们能够借用地名这把钥匙，去打开湘西的历史大门，展现几千年来土家、苗、汉各族人民在湘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出的一幕幕历史大剧。譬如，对沿凤凰、吉首“南长城”一线那么多以营、哨、碉、卡、堡等军事设置为地名通名的地名文化发掘，使我们眼前不禁浮现出那一次次血与火的民族压迫战争场面，深为苗

族人民在历史上一次次遭受反动统治者杀戮而涕下；对湘西境内酉水及其主要支流地名的文化发掘，使我们又仿佛看到数千年来，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各族先民，凭着那把石斧开发出酉水文明的历史画卷，深为湘西土家族、苗、汉各族人民不畏艰险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而自豪；对那些湘西地名与湘西民间文学的研究，使我们好像又回到童年时代依偎在老爷爷的怀中，听他讲述那些美丽而悲壮的地名故事和地名趣话，深感湘西各族人民昔日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生活并不贫穷。总之，《湘西地名文化》一书，通过对湘西地区近千个地名的剖析，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了湘西古往今来的沧桑变迁，这为加深对湘西的认识，更好地宣传湘西、建设湘西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湘西地名文化》一书，不单纯是一部诠释湘西地名和普及地名知识的一般读物，也是一部具有史料性、民族性和科学性的地名研究学术专著。学术要有继承，更要有发展和创新。要能通过研究历史起到指导现实，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作用。《湘西地名文化》是一本好书，还好在它在吸收前人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虽是一家之言，但对进一步研究湘西地名文化是有益的。湘西土家族、苗族历史上都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许多民族地名特别是土家语和苗语地名，都是汉族人按照汉语汉字音释和义释的，很难准确反映民族地名的初始义，有的还带着明显的民族歧视。如何还民族地名特别是民族语地名的本来面目，

作者运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利用大量的史志材料和民间调查资料，从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信仰和民族风俗等方面，加以立体研究论述，使之结论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地名演变”、“地名呼唤”、“地名比较”等章节的研究论述，把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同现实的地名命名和管理，同实现湘西新世纪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紧紧结合起来，对开拓工作视野，研究工作思路，加快湘西城乡两个文明建设都有一定见树。《湘西地名文化》一书，更值得各级党政干部们一读。

跨入新世纪，我们湘西遇上了国家开发西部的大好发展机遇。开发西部必须宣传西部，懂得西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宣传湘西上做了大量工作，使神奇的湘西在许多方面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但是这对宣传湘西这个文化大州来说，宣传工作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现实到历史，从点到面，从表及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开展宣传工作。作者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采写了不少在社会上有一定反响的新闻报道，对宣传湘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采访中做有心人，收集资料，入乡问俗，多年积累，最后写出了这本宣传湘西的好书。事实告诉我们，新闻工作者是政治活动家，不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里手和专门家，但是对社会科学的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作一些专题性研究，还是能够做到的，也应当去努力做到，因为这是宣传湘西开发西部的历史需要，也是做一

个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新世纪新闻工作者的需要，党和政府是会大力支持这种有益于宣传湘西、认识湘西的研究和著述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有的老同志率先迈出了第一步，相信会有更多的新闻人蜂踊而上，研究撰写出更多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

接到书稿，作者嘱托写点读后感，于是我写下了上述文字，是为序。

2001年8月

(此序文作者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前　　言

本人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新闻构成有五大要素，其一就是新闻发生的地点。职业使然，故我每到一地采访新闻，都极为关注新闻事件中所涉及到的地名及其由来。历史是一条长河，今天是昨日的继续。通过地名传递出来的历史文化信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新闻发生的背景，对背景材料加以适当利用，这对增强新闻报道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作用不小。因此，我每到一地问地名、看地形、询民俗、读方志，成之为习，并渐觉有获。逐渐认识到，地名不光有指位性功能，它也是窥视一个地方历史沿革、自然环境、物产资源、民族分布、民风民俗、人文景观、经济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扇窗口，于是就埋下了要把湘西地名浓厚的文化内涵写出来的念头，以填补湘西州有地名普查而少有地名研究之不足，但因工作繁忙，均未提笔成文。退休后，始得时日，又在州民政部门的鼓励和支持下，才撰写了这篇文字。

这篇文章题名为《湘西地名文化》，有两层意思：一是地名本身就包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沉淀；二是只有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去认识民族地区的地名实质，才能抓住要领，知其所以然。因此，本人把研究湘西地名的目光，投向湘西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中，从一个或一群地名，去揭示一段历史和一个方面的民族文化；从一个或一段历史和

一个方面的民族文化去探求一个或一群地名的本源，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与前人特别是对湘西各县市《地名录》某些诠释的一些不同见解。由于自己非历史地理工作者，也未受到专业知识教育，一些地方只能是就资料谈资料，就地名分析地名，既在理论上上不去，又在阐述上文字累赘，而且还有错误之处，敬请专家给予赐教。

湘西历史反复证明，开放是治州之道，改革是强州之策。多角度大范围宣传湘西，是深化改革、促进开放、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急需。通过了解拙文中所提及的近千个地名由来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可能对宣传湘西，认识湘西，有所帮助。

作 者

2000年10月

目 录

从历史中走来	(1)
研究人类社会前进的“活化石”	(1)
湘西地名的特色	(5)
湘西地名知多少	(8)
县(市)及城镇地名古今谈	(9)
凤凰因山受名图吉祥	(9)
吉首本是苗语名	(15)
卢山卢水孕泸溪	(18)
古丈之名由何来	(21)
“绥靖”岂能镇苗疆	(29)
千年古县今安在	(34)
彭氏分州得永顺	(38)

龙旗飘扬万重山	(41)
苗族地区地名初识	(43)
越迁徙越艰难的历史脚印	(43)
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述说	(49)
苗语地名释疑	(57)
来自姓氏地名有苗姓汉姓之分	(69)
土家族地区地名浅析	(72)
开拓酉水文明的主力军	(72)
窥视800年土司制历史的窗口	(78)
“改土归流”峒门开	(89)
土家语地名初识	(97)
亦幻亦真的地名传说故事	(111)
“车”的故事	(111)
从“狗爬岩”到“贝子岩”	(118)
“三王爷”饮鸩丧命留地名	(122)
阿公阿婆山爱情地名传说	(125)
铜柱显灵河掀浪	(127)

岩将坪的来历.....	(129)
姑媳不睦洞水分流.....	(131)
地名趣话种种.....	(133)
湘西地名中的信仰文化.....	(145)
图腾文化和祖先崇拜.....	(145)
巫文化和自然崇拜.....	(156)
农耕文化和龙神崇拜.....	(163)
武文化和英雄崇拜.....	(174)
湘西地名与名人名著和民歌.....	(183)
难解的故乡情结.....	(183)
特殊地域特殊巨著.....	(189)
歌从湘西地名来.....	(197)
地名的演化雅化简化和“红化”.....	(204)
地名演化:客观渐变的语言现象	(204)
地名雅化:主观意愿的美好寄托	(212)
地名简化:一种地名失义的走向	(218)
地名“红化”:极左思潮的历史产物 ...	(223)

地名在呼唤.....	(226)
山在唤青山常在.....	(226)
水在唤秀水常流.....	(231)
兽在唤接代繁衍.....	(235)
城在唤多有景观.....	(237)
地名比较.....	(253)
民族地名汉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53)
正确对待历史才能正确对待民族地名 文化.....	(262)
地名命名不宜离“地”太远.....	(271)
后记.....	(275)

从历史中走来

研究人类社会历史 前进的“活化石”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地名常常同我们打交道。如老友久别重逢，都不免要相互道问：“你又到哪里发财去了”；走在街头，常常遇到外地人询问某某单位在哪里；参军参干入党填表都有“籍贯”一栏，要你说出生于何地、老家在哪里；报纸、电视新闻报道，离开新闻发生的地点，也就不成其新闻报道了。但是，地名这个特殊地理符号的功用，远不只它的这个指代功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指京师、京都，后是指汉族、华夏族居住地。当时中原汉族将外族称为“四夷”、“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汉族、华夏族居中，称中国，即中央之国，是个地理概念，并无国家概念。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那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里，其原始含义有四种：一是“支那”(Cina)表示中国“丝”；二是“支那”表示秦国的“秦”字的梵文译音；三是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思；四是指导

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活化石”

族。梵文“支那”从印度经中亚传入欧洲，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日英语中的“China”，多数意指秦国的“秦”的音译。这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中国人一般不这样使用，而是随着王朝的更迭，自称“汉朝”、“大唐”、“大宋”、“大明”、“大清”等。清末资产阶级改良家梁启超对此大为光火，他说：“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曰震旦也，曰匈奴也，是他族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1911年10月11日，辛亥革命后资议局议定13条重要方针，第二条即为“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中国”这个地理概念名词才变成了国家概念名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便在外国人眼里视为雄踞东方的一个大国。这种地理概念变成国家概念，经过了多少年月，又包含着多少中国历史文化的沉积？！

我省湖南得名，源于大部分地域在洞庭湖之南，省内因有大河湘江而又简称湘。但这也是个地理概念名词。战国楚置黔中郡，为湖南最早的行政区划名，清康熙三年（1664）于长沙置湖南布政使，才为湖南建省之始，省境也从此才定型。省会长沙得名是另一种情况。长沙之名，最早见于上献周王的贡品中就有“长沙鳖”的名目。何以名长沙？历来众说纷纭，有“长沙星宿”说（今日之长沙简称“星城”可能源于此说），有“万里沙祠”说，有“长形沙洲”说，有“沙土之地”说。据地质考察，长沙地质结构以

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活化石”

石英砂岩、砂砾岩及页岩为基础,经过长期的风化和冲洗,使大量的岩石风化为沙,《遁甲记》“沙乡”和“沙土之地”说是比较可靠的。1958年毛主席回湖南,一次游完湘江后,他问船上随行人员:“你们晓得长沙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吗?”停顿一下,他伸手指着橘子洲头,说长沙就是有个长长的沙洲。沙石的地质结构和长长的沙洲两说并不矛盾,都是指长沙得名于“沙地”。

回到我们湘西来。湖南简称湘,当然“湘西”之名源于省之西部地域了,但这个“西部”不是地处省西的地域都为湘西。湘西是以横亘在今怀化地区的雪峰山为界的,界之西为湘西,即古“五溪蛮”所居住地域。包括今怀化市、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部分地域。清时湘西归辰沅永靖兵备道,民国初年归辰沅道,一般称为“上湖南”。“湘西”之名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才被普遍使用的。今日湘西自治州域,只有1949年前湘西辖地之半,大致上与当时称谓的“上湘西”一致。不论是“上湖南”还是“上湘西”,由于地处偏僻、土地瘠薄、民族众多,在历史上除土司统治时期和二十世纪20年代一个短暂时期,都没有单独的行政建制。清雍正王朝初年,“改土归流”之前,上湘西为永、保、桑三大土司统辖,“改土归流”取消土司制,设凤凰、乾城(今吉首市)、保靖、永绥(今花垣)、龙山、永顺、桑植、大庸、古丈、泸溪共10县,分属永顺、辰州二府和三个省直隶厅。民国初年,撤府改厅为县。30年代全省划为10个行政督察区,上湘西10县市分属第八和第九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分属永顺、沅陵专

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活化石”

署 1952 年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州，1955 年改区为州，1957 年土家族得以确认为单一民族，便同苗族一道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8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县升为地级市，连同桑植县一并脱离湘西州建制。现在人们一提“湘西”，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指“湘西自治州”。其实，湘西自治州得以独占“湘西”称谓，完全是半个世纪历史演变社会发展的结果。

上述地名缘由说明，地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指位名词。它的产生和演变都带有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痕迹，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沿革、民族分布和迁徙、民族征战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以及民族文化、伦理道德、民风民俗、山川江河及特产诸多方面的一部无字史书。特别是在湘西土家族、苗族两个主体民族都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情况下，地名就成了研

从
历
史
中
走
来

究湘西民族地区
人类历史前进的
“活化石”。因此，
地名普查、地名更
名、地名管理及山
川河流国界省界
县界的勘定，历来
受到各级政府的
重视，民政部门都
设有专门机构具
体负责理事。



泸溪和辰溪县长同走山路勘县界